



逃犯条例 深度

警民冲突

警民对峙之间，拿著麦克风喊话的香港社工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我是社工，我知道你很不开心，其实我也是，不如我们一起上前讲？”

端传媒记者 赵安平 实习记者 杨小川 发自香港 | 2019-06-22



2019年6月21日，警察总部外，陈虹秀在警察与示威者之间。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612事件中，示威市民和警方在金钟多处爆发流血冲突，香港警方随后快速定性事件为暴动，并称警方行动“容忍”、“克制”。而另一边，市民和不同团体指出警方这次过度使用武力，无论是武器级别抑或数量，均为香港多年来处理大型示威活动之最，并呼吁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底调查612事件，香港近年紧张的警民关系再一次变得更加绷紧、撕裂，看似无法愈合。在这一专题中，我们尝试采访在冲突现场受伤的市民、在警民之间尝试调和和缓解冲突的人，亦希望从学者等不同视角，理解警方的策略和警政制度的演变。

6月21日下午两点半，位于香港湾仔的警察总部被人群一层又一层包围，警察一字排开，与人山人海的市民隔著一道铁马对峙。

反对《逃犯条例》修订的运动一浪接一浪，能量超越许多人的想像。6月16日，200万市民走上街头之后，政府仍未正面回应撤回修例、取消暴动定性等诉求。网民和大专学界其后设下期限，要求政府在20日下午五点前回应市民四大诉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收回612“暴动”定性、撤销有关所有控罪及追究警队滥权。政府再次沉默，市民行动迅速升级，在21日早上开始占领金钟部分道路，随后发起包围警察总部的行动。

将直接行动的目标诉之于警察总部，在香港近年社运史上也是罕见的。上千警察被围堵在总部之内，现场气氛剑拔弩张。警方先派出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见记者，呼吁示威者离场，再派出谈判专家在警总外喊话，现场市民爆发嘘声，谈判专家随即离场。

在铁马的最前边，许丽明拿著麦克风，对两名警察喊话：“我们也理解你们，你们也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但我们不过是要合理表达诉求，也请你们转达我们的诉求给卢伟聪（警务处长）听，你们有转达吗？”两名警察不苟言笑，抬眼望天。

许丽明身后，有人大声高喊著骂警察。许丽明轻轻放下麦克风，回头小声地说“慢慢来”，有人即刻停下。不过，庞大的人群中，抗议声仍然鼎沸不绝。站在她身边的陈虹秀拿著一个音箱，满脸汗水，不时把麦克风交给身后想要说话的示威者，也不断尝试安抚示威者的情绪。

许丽明和陈虹秀，两人手臂都戴著写有“社工”二字的袖章。作为香港注册社工，连日来她们一直站在警民之间，尝试去做一个调解员，承担缓冲的角色。“我们是在帮示威者表达他们的诉求，同时也是想帮警方，不要让事态升级。”许丽明说。

从示威者变成调解员

陈虹秀今年42岁，多年来一直在服务特殊儿童的机构做社工，也身兼香港社会工作会议总会（社总）理事。过去她也常常出现在各种社运场面，不过主要身份是一名示威者，偶尔兼任情绪支援的工作。2014年七一游行后，千人彻夜留守在中环遮打道，预演“占领中环”，511名市民被捕，陈虹秀是其中一人。



陈虹秀。摄：陈焯辉/端传媒

2019年6月12日的傍晚，持续了一个下午的催泪弹、胡椒喷雾稍稍歇息，在金钟多地，警民仍在对峙。陈虹秀背著一个扩音机，准备与社总同工为年轻示威者做心理辅导和分享活动，但走到海富中心附近，突然间，警察又再次开始发射催泪弹，烟雾弥漫，群众四散，大家惊慌、愤怒。

“市民失序的行为，其实很像儿童院舍里打架、讲粗口的小朋友。”陈虹秀举例，“我们会去看这些伤害性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来自有问题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这个家庭，觉得很愤怒？”

一片混乱之际，她决定走到群众与警察中间，开麦讲话。她首先介绍社工的身份，清楚向警方表达自己跟群众身上都没有武器，表明大家不是“暴徒”，尝试减缓警察紧张的情绪，也提醒警方勿滥用武力伤害市民。

另一方面，她也透过麦克风向警方指挥官喊话，请他们留意前线警察的精神健康，一旦有情绪失控、骂脏话、开枪射人、踢人打人等情况，应该要安排他们抽离现场，安排心理辅导。警察没有回话。

做社工时，陈虹秀接触过许多受虐儿童，面对重重困难的家庭，她要去调节，为这些家庭抽丝剥茧，尝试缓和冲突。脏话、暴力和各种问题行为对她而言并不陌生，在她看来，重要的是去思考这些行为背后的深层因素。

“市民失序的行为，其实很像儿童院舍里打架、讲粗口的小朋友。”陈虹秀举例，“我们会去看这些伤害性行为背后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他来自有问题的家庭，家人不理他、打他，所以不信任这个家庭，觉得很愤怒？”她说，这情况就像现在的香港，“政府不是应该要照顾市民的吗？结果却还派出警察打人，（市民）这种无助跟愤怒的情况，有点像院舍里的小朋友。”

表面上，陈虹秀是帮警方说出心中的委屈；实际上，“这样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绪，（令他们的情绪）不会这么激动。”她说。

带著社工经验，陈虹秀在12日晚上跑了四、五个地点，麦克风开了十几次，在不同的冲突场合中，尝试让愤怒和紧绷的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晚上10时许，湾仔轩尼诗道，就在警察总部的不远处，市民占领了马路，有警察突然走进路旁的一幢大厦，市民怀疑警察举动的目的，当中有人激动地冲过去，用花盆等各种物品封死大门，但另一些市民认为这样不对，随即搬离了障碍物。这时候，一队速龙小队冲过来，高声冲著市民大喊：“我们的同事在哪里？我们的同事在哪里？”

陈虹秀拿著麦克风，沉稳地向警方喊话：“现场人士会如此愤怒，是因为今天实在发生了太多事了。大家手上没有任何武器，就算戴了口罩和头盔，也只是想保护自己而已。你们不需要再度前进，记住，你不必要如此凶狠。”

透过她缓慢而平静的声音，警察慢慢放下警棍，站成一排。其中一员回应：“好，大家都冷静点，我们也只是想带我的同事走，好不好？”

“我说那些话表面上是要讲给那些警察听，但实际上是一语双关，同时让市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除了安抚警察激动的情绪，她也梳理出双方言行背后的感受和对对方的误解，希望借此协助大家恢复理性。

在冲突前线，经常听到陈虹秀对著警察说：“市民一定会将所有情绪发泄在你身上，都是没办法的啦！这些都是因为林郑拒绝聆听民意。”表面上，陈虹秀是帮警方说出心中的委屈；实际上，“这样也平和了警察的情绪，（令他们的情绪）不会这么激动。」她说。

另一边，她也能够理解示威者情绪激动背后的原因——他们对政府的作为感到生气、失望、绝望，所以对著“代表政府”的警察愤怒大吼、骂脏话。

陈虹秀说，她无法、也不须阻止示威者表达不满，她能做的，是协助他们表达愤怒背后的感受、期望和渴求。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

在前线游走，数次调停纷争之后，陈虹秀感到调节工作确实略有成效。“（6月12日）那几次的冲突事件，我在前线确实也让警方收敛了一些。”

在陈虹秀看来，大型冲突之中，其实警民双方都有“害怕”的情绪。“其实那个情况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

自6月12日大型流血冲突之后，政府和警方迅速将612冲突定性为“暴动”，并四处去医院等地拘捕示威者，引发市民强烈不满，警民关系高度紧张。出于各种未明的原因，警方似乎也在调整策略——在6月16日第四次反修例大游行中，即便多达200万市民走上街头，但全天几乎甚少见到警察在街道上协调秩序，而后几次冲突前线，也少有全副武装的防暴警察出现。

在陈虹秀看来，大型冲突之中，其实警民双方都有“害怕”的情绪。“其实那个情况大家都很怕的，我相信警察也很害怕。”陈虹秀说，警察在面对冲击事件或受到威胁时，便会本能地认为眼前的市民全是暴徒，特别是戴头盔、眼罩、口罩，穿著黑衣黑裤的市民；在她看来，她需要做的是告诉警察他们的认知有偏颇之处，协助大家回归理性，避免大型冲突发生。

6月12日当天夜晚，陈虹秀便决定要与社总的同工一起筹组“阵地社工”，希望结合社工之力，在日后警民冲突场合中相互合作，缓和示威者情绪，避免警方滥用武力。

经过几日讨论，“阵地社工”于6月15日正式公开招募，除了驻守冲突警戒线外，也要游走留守范围，保障被警察搜身时的权利，同时预先教育示威者被捕后需面对的程序，万一有人被捕，社工亦会提供法律支援。截至21日，已有逾40名注册社工加入。招募表单上，阵地社工写明，他们希望可以变成“好像First Aid或记者的特定身份，于冲突现场或警戒线监察警方使用警力的状况及平衡现场气氛身份”。

在招募社工加入时，“阵地社工”明确指出社工在冲突现场是有风险的，包括人身安全、被捕风险、情绪冲击、身心俱疲等等；陈虹秀补充，协助的社工性格上要够胆量，面对冲突

场面时，依然能拿起麦克风、以冷静的语调与人群沟通；同时要承担说错话、或一段话被误解时产生的压力。

社总总干事许丽明也是“阵地社工”的创始成员之一。



许丽明。摄：林振东/端传媒

警察与示威者的对峙，由6月12日下午警方发射催泪弹开始，持续至翌日凌晨。当日下午，留在现场的许丽明及另外两名社工系旧同学，站在了防暴警察和市民中间，一边举起社工证，一边面向警方表示“正在离开”，随后与示威群众一起后退，希望不起更大争端。

“人人都有情绪的，这很正常，”许丽明说，“不过我也确实担心（粗言秽语）会影响到警方的情绪，令他们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为。”

警方不断在道路上推进清场，示威者则不断地由会展中心、添马公园一直退，直到退到中环摩天轮附近才暂告停止。有人在后面大声骂警察、说粗口，许丽明就过去跟对方说：“你这样子，前面的人怎么办？”后来有示威者在远处大声骂警察，她干脆发挥社工同行者的角色，跟那名示威者说，若对方愿意，可陪她上前与警察对话。

“我陪你一起去跟前面的警察讲，我是社工，我知道你很不开心，其实我也是，不如我们一起上前讲？”

对方真的愿意上前，跟警察说话。当他情绪激动的时候，许丽明就安抚他，“慢慢讲”，让他表达自己。那人也就没再说粗口，转而对警察说：“其实我们手无寸铁，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旁的许丽明陪著他，防止他情绪太激动。

“他后来抱著我哭了很久，我想至少有半分钟。”

“人人都有情绪的，这很正常，”许丽明说，“不过我也确实担心（粗言秽语）会影响到警方的情绪，令他们做出可能更激烈的行为。”

许丽明觉得，说话而不是喊话，让一些示威者可以真正抒发自己的情绪，后来，越来越多示威者分享了自己的想法。“有几个示威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都是想告诉警察，他们不是暴徒，他们只不过是爱香港。”

她忆述，曾有一位幼稚园教师说，她以前在教小朋友时，会形容警察“是帮助我们的”，但经历了近日的警民冲突之后，她说，“我再也无法讲这种话了。”之后，这名老师哭了出来，现场多人拍掌鼓励她。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 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

6月17日早上七点，大批警员再度逼近夏愨道与添美道，现场上百名留守的示威者认为警方又要清场，气氛一度紧张。

警方的谈判专家抵达现场，拿著麦克风说：“不是想你们走，而是希望你们回到行人路上。”这一句话，却引发更多示威者愤怒及高叫，最前面的一位示威者愤怒质问道：“既然不是希望我们走，那你们为什么派整支军队过来？”这名示威者手脚挥舞，似乎想冲上前去。这时，许丽明拉住那位女示威者，轻轻拍拍她说，“慢慢来，理性些。”



2019年6月17日，警方派出谈判专家与群众沟通时，社工们轮流持麦克风，协助在场人士表达意见。摄：林振东/端传媒

警民双方僵持约廿分钟之后，许丽明持续拿著麦克风喊话，警方终于决定收队离队。许丽明再向著所有人说，“各位，我们这次，真的是用了一个极度和平的方法取得成功。”话音未落，示威者的掌声与欢呼声响彻云霄。她顿了顿，接著说，“若有下次，我们都希望用这样的方法，大家都安全，是不是？”示威者的欢呼，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我刚刚都满怕的，”许丽明松了一口气。冲突结束后，有示威者路过她身边，向她竖起大拇指，她笑了笑，低著头后退了一步，似在表示谦辞不受。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让人离开。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他们只是在后面站著看或者帮忙而已。”许丽明分析道。

许丽明觉得，市民在现场说话的方式，既舒缓了他们的情绪，同时也是向警方隔空喊话。她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她确实感觉有些警察听了市民的分享之后，表情似乎有点动容。

“我见到对面有一位女警，眼眶似乎有些微微泛红，旁边的一位男警也时时点头。”这些画面，也让她记忆深刻。在许丽明看来，大型冲突之中，警民之间确实力量悬殊，但同样都会对对方产生一些误解，她希望做的，是尽量减少双方的误解。

“警察的目的不是打人，而是想让人离开。很多示威者也根本不是想冲击，他们只是在后面站著看或者帮忙而已。”许丽明分析道。

警民之间，有绝对中立？

每当问自己在警察和示威者中间的角色，站在警民中间的陈虹秀和许丽明觉得，自己虽然是社工，并不是绝对的中立者。

陈虹秀不讳言，她认为站在警民之间，自己的角色不是中立的，她更多的，还是站在市民的一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站在市民这边的，只差在我们不会叫他们留下或撤退。”

被问到会否当作自己是示威者，如何在中立与示威者之间取舍，许丽明坦承自己事实上是一个示威者，“不需要完全中立的。坦白讲，我来到这里，是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立场很清楚。”

许丽明以《社工守则》举例，第一条列明“社工的首要使命为协助有需要的人士及致力处理社会问题”，而第四条则提及，社工要“维护人权及促进社会公义”。

不过莫庆联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间，用倾向示威者的姿态去发言，前线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减少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斡旋空间。

尽管没有绝对的中立，许丽明说，站在警民之间进行调节时，她仍然会不断提醒自己要做到“抽离”双方情绪，更好地进行调节，减低暴力和流血的风险。

“我想如何将双方可能的冲突，转化成一种比较平静的现实，阻止暴力的发生，这应该就是我作为社工应该做的事。”许丽明补充。

香港城市大学专上学院社会科学部前高级讲师莫庆联，曾任教社工文凭及副学士25年。他对《端传媒》分析指出，在社工专业领域，一直就社工对社会运动的参与方式争论多时，而过去，很多香港社工受制于服务对象的立场多元，以及任职机构的拨款来自政府，故少有表达鲜明立场；不过，在近来的社会运动，至这场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中，也有愈来愈多的社工参与。

除了“阵地社工”的前线冲突参与之外，也有不同社工会以摆街站方式宣传运动，以及在示威现场提供被捕后法律支援信息等等。他强调，社工做法各异，无违反任何守则，只是“不同牌子的社工”。

不过莫庆联也提醒，若社工站在警民之间，用倾向示威者的姿态去发言，前线警察未必接受，或反而减少示威者与警方之间的斡旋空间。

在这一波反修例运动中，冲突频生，不少泛民立法会议员也会走上前线，他们不时携著一个麦克风，尝试承担调解员的角色，劝止双方缓和气氛。站在警民之间，许丽明也在不断摸索自己的角色。6月17日早上约8点，“双方对峙停止，警察收队的时候，我没有讲‘多谢’，也没有参与到民众的鼓掌与欢呼中，这时我心里蛮开心，但没有表达。”许丽明说，那一刻，她认为自己在做一个中立的角色。

6月21日晚上，湾仔警察总部外依旧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陈虹秀拖著无线扩音机穿梭在人群中间，“我要睇住（照顾）这些市民呀嘛，”她看著被群众“蛋洗”的警察总部围墙，得意地拍了一张相，笑著说：“因为我好清楚，鸡蛋与高墙，我永远会站在鸡蛋这一边。”

香港民主运动

逃犯条例

香港政治



热门头条

1. 中国「古装剧禁令」风波：为什么一幅微信截图，业界就全都相信了
2. 回应赵皓阳：知识错漏为你补上，品性问题还需你自己努力
3. 连登仔大爆发：“9up”中议政，他们“讲得出做得到”
4. 香港回归22周年，七一升旗礼、大游行、占领立法会全纪录
5. 梁一梦：反《逃犯》修例，港府算漏了的三件事
6. 记者手记：我搭上了罢工当晚的长荣班机
7. 马岳：“反送中”风暴一目中无人，制度失信，残局难挽
8. “突如其来”的新一代：后雨伞大学生如何看社运
9. 专访前大律师公会主席陈景生：香港现在这处境，我最担心十几廿岁的年轻人
10. 读者来函：承认我们的无知，让出一条道路给年轻人吧

编辑推荐

1. 运动中的“救火”牧师：他们挡警察、唱圣诗、支援年轻人
2. 金山上的来客（下）
3. 从争取“劳工董事”到反制“秋后算帐”，长荣罢工之路为何荆棘？
4. 吉汉：暴力抗争先天有道德包袱吗？
5. 金山上的来客（上）
6.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7. 进击的年轻人：七一这天，他们为何冲击立法会？
8. 荣剑：中美不再是中美，中美依然是中美，中美关系下一步

9. 贸易战手记：华府的关税听证会上，我围观了一场中国制造“表彰”会

10. 徐子轩：由盛转衰——G20大阪峰会后，全球政经的新局面

延伸阅读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我们这一代，雨伞运动的时候，只有14、16岁，自己话唔到事……但有一颗种子埋在我们心里。”“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

添华夏壘现场重组：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后，他们经历了什么？

第一枚催泪弹发射前五分钟，记者在现场目击，前线的速龙小队突然被后方指令退至添华道较后位置，放弃了原本阻隔警察和示威者之间、各自摆放的铁马，示威者这时一片欢呼，部分示威者跨过铁马，进入添华道。

影像：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走过的抗争路

一场一百万人的和平游行，一场一天的占领行动，香港人尝试用努力改变命运，一洗雨伞运动后，抗争的无力与挫败，逼使《逃犯条例》修订暂缓。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黎班：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面对的两大课题

在港人的抗争下，港府已经宣布暂缓条例草案的审议并发出道歉声明。然而，香港仍然面对《美国 - 香港政策法》取消和北京加强控制香港这两大课题。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那时人很多、大家都在逼，我快到逃生门时，（跟朋友）说完话一回过头来，就被催泪弹‘嘭’一声击中。”